

百大家評註史記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百大評註史記

上海中華書局
印行

百大家評註史記卷之九

狀元 蘭嶠 朱之蕃 彙輯

會元 藿林 湯賓尹 校正

循吏列傳索隱曰謂奉法循理之吏也

春坊庶子黃洪憲評

法令為文刑罰為武奉職循理四字乃太史循吏之本旨

宗伯學士黃世貞評

按雜事篇云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晏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為曰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安得為賢王以姬之言告虞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

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

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

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

出材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

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問其幾時如此也

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

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

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下也音婢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丘子盧丘子
於是辭位而
進孫叔故楚
卒以伯樊姬

有力焉
翰林編修李大

武評
無他異政皆
便民者行之
狀元修撰朱國

詐評
孫叔教馳庫

車之令而高
其相者示之
行也西門豹

罷河伯之聘
而鑿其渠者

示之好也
翰林庶吉士陸

僚評
將敘鄭子產

之賢先以國
亂起案

按韓詩外傳
云子產之治

鄭一年而負
罰之過省二

年而刑殺之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索隱曰柵門限也音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

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教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教曰葬我廬

江陵得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教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

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

別有所出太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太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史記異耳

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

曰一不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喪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

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

人損其佩玦也

罪亡三年而
庫無拘人故
民歸之如水
就下愛之如
孝子敬父母
子產病將死
國人皆吁嗟
曰誰可使代
子產死者乎
及其不免死
也士大夫哭
之於朝商賈
哭之於市農
夫哭之於野
哭子產者皆
如喪父母
柱國文恪公王
整評
按韓詩外傳
云此明於魚
為己者也故
老子曰後其
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
乎故能成其
私詩曰思無
邪此之謂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此二句是總論其生平為人之大綱行縣道有殺人者

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

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隱

狀元侍讀孫繼

泉評

此石奢不因親以廢法

狀元侍讀孫繼

泉評

此李離不廢法以全身

狀元修撰朱之蕃評

此一篇乃褚先生所輯但

以其所記載如西門豹者

可列於循吏之科故因附

翰林檢討肅雲

舉評

不有謠言則不能扇惑民

心故以不為河伯娶婦則

水來漂沒其人民者是為

謠言以惑民者也

宮詹學士瞿景

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子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

正義曰今相州縣也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

苦為河伯娶婦

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為河伯娶婦也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

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

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

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

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

女居其中為見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

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伯取

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

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

長老之言至此處止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

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

正義曰亭三老

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

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而人民往觀之者三

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

淳評
看他用的機

關來得卻大
有局面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娶婦本神奇
之事故投巫

亦以神奇用
之

又曰大巫嫗
諸弟子及三

老等以娶婦
殺女者不可

勝計今悉案
死亦未足快

且不能震誠
惡俗故乘其

時而投之民
乃驚恐雖行

誦而正者也
父曰但廷掾

豪長老乃獨
矜留尚未盡

法耳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褚先生序事

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

父老焉具區云西門豹欲止為河伯娶婦之例然小民易惑以禍福使徒以令

來視其好醜沈女巫以警懼將來故自往至河上以親身目觀而曰呼河伯婦

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

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

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

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為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禮揖之若石磬

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

腰側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

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

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

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

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

王與羣臣飲祝曰今吾為臣皆非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賦田

每舉太史公欲恣肆而無法故多失之於繁瑣而此序西門豹投巫姬等事一時如見蓋舊文也
狀元修撰唐文獻評
始末所具盡是仇直更不雜以他事
宗伯學士蔡印評
通篇以仇直摹寫汲黯最精神而不學無術亦稍稍見矣
文懿公尚書章懋評
然字若屬下句又有力看他寫汲黯自初使起越別至矯制又別其平生如此

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以溉鄴也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濯其後也
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云

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
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也

之功不足償其亡秦之罪也。本末二字重廢，猶立庶嚴威酷刑亡之本也。斯之所諫其末耳。俗議乃以斯為極忠，被誅不察其本，則謂斯帝秦之功為周召可也。

翰林編修邱德

溥評

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為精神眼目，故叙其始為刎頸交，其後瑕釁相殺處更

又評

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本

家宰學士申時

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

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

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

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騫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張耳、陳餘

怨陳王不用其策。二人勸陳涉無王涉，不聽，是不用其策。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

王起蕲，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

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

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邵騫為左丞相。使

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

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陳如國曰：秦今未亡，而武臣

與我結構，是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自立我若殺其家，則武臣又

則我與彼不至生隙，而可徐為之圖矣。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

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

關。此陳王聽房君之計也。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

行評
卒為請決乃
父客為之註

誤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去抵父客云

者婦人謂嫁

曰歸則視歸

寔為客也下

父客客字疑

行必若註所

云則方喪其

夫遽去抵父

之賓客何說

且是女之擇

賢夫必與凡

女不同卒為

請決云者父

為請之張耳

如呂公請之

沛公願為李

箕帚妾是也

館師學士張位

評

耳之見過餘

遠矣餘卒敗

死泚水而耳

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狗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全鳳洲曰張耳陳餘就識得破故勸武臣且勿攻秦

而但北狗燕代南收河內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霍清

此言狗燕代收河內之利處蓋立國在自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

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靨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趙王九月也

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

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吾為公說燕

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

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

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李九我曰言爾不遇曰君知

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

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

革輿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此其地位懸隔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

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

其言深文巧
詆至以勝為
功何其深切
痛至非老成
閱歷惻怛周
謹不能為此
言也班史去
之非是

太史修撰陸可
教評

揖田蚡揖大
將軍作兩處

敘

冢宰大學士申

時行評

大將軍有揖

客反不重耶

句甚高簡大

將軍又高過

于平生句有

來歷

文懿公詹孟楊

守陳評

黯以質直責

大體持朝廷

議則可至以
己官職而望
君上毀人之

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奸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應性人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

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

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此所謂社稷臣者於此亦可想見矣至如說丞相

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

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

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

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應犯主有間

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眾來

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賞馬索隱曰賞音時夜反賞賒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

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

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應犯主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問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

顏色中有高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

門殿

進則粗矣故

史者其偏心

而漢武亦得

識其不學也

翰林編修李大

武評

汲黯此語便

見得渾邪之

至不足以為

功而前日死

事者之家適

足以為可憫

意

翰林侍讀為夢

上默然者屢

矣黯亦危矣

故屢屢記之

宗伯大司成趙

用賢評

按考要云漢

書更其文曰

臣常有狗馬

之心今病力

不能任郎事

師古注病力

病甚皆非也

若嚴助傳曰

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死事者家指前日從

征而死者以酬死者之憤也

所函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

今縱不

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

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

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闢出財物於邊關乎

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

市買其法一也瓚曰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上默然不許

主顏曰

吾久不聞汲黯之言

今又復妄發矣

後數月黯坐小法

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

會更五銖錢

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

民多盜鑄錢

楚地尤甚

上以

為淮陽楚地之郊

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不受印

詔數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郎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今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辭行過大行謂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

此處見黯身雖在外而心猶懷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在王室處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任此與太史公語同

內閣大學士嚴嵩評

按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

不能禁汲黯

為太守不壞

一爐不刑一

人高枕安卧

而淮陽政清

狀元修撰羅倫

評

因黯故生安

因安故又及

段宏可謂展

轉甚不切者

及言衛人然

後一時出處

有可嘆者又

與傳弟一語

館師學士沈一

貫評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

之。公與之俱受其慘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

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

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

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

九卿。與前以數切諫。得久居位。相反。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

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信。信任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后兄王信。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此特以憚黯附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

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

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厄。服虔曰。梁孝王弟。聲聞梁楚之間。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

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

日置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

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為

一傳

機評

鄭莊與汲長

儒性行不相

似獨其好黃

老處同

少宰大學士許

國評

余讀史至鄭

君守楚郡獨

不肯為漢王

名籍其事抑

何偉烈也其

子當時以才

諳顯位九卿

乃日置駟馬

請謝客在朝

承意不敢甚

引當否又何

廢也弗子哉

文憲公大學士

宋源評

好揚士類亦

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

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

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

無留門者無留門謂有客至即得以進門相見不待通消息也執賓主之禮以其責下人莊廉又不治其

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

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穀士及官屬丞史誠

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與汲黯面聞折相反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

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敢甚引當否與汲黯直及晚諫相反

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儼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

賓客為大農儼人儼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任儼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儼音即儼反幸較

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儼人取庸直也或者贊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

多通負也幸較字亦作酤權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酤也此云幸較亦謂令賓

客任人專其利多通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

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

其生平得力處

宮詹學士董份

評

有味其言之

正在之字謂

常引以為賢

於己之言

國史修撰高岱

評

按儼謂受頭

賃而載運也

言莊當時係

任其賓客於

司農載運也

探花編修湯賓

尹評

此兩人行旨

不同而猶意

氣相合其廢

也賓客並落

故太史合為

一傳以摹寫

狀元修撰唐文

獻評

太史公感慨

之言其深情

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十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邳翟公有

言。徐廣曰：邳一作邳。索隱曰：邳，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

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列傳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為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

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

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

從朋友不救
腐刑中來

少師大學士王

錫爵評

文學與廢世

代沿革此文

備之看他敘

數千百年事

略無滲漏

翰林侍讀馮夢

禎評

聖門英才彬

彬然超出於

傳伍故達則

為卿為相第

則為師為友

榜眼侍讀李廷

機評

觀儒林以孔

子陳涉為言

則知列二人

於世家史遷

之特筆也其

意自春秋以

來夫子維持

王道之志不

還不極乎涉

不止也

曰錄一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

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仲

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

尼弟子列傳子路死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

於衛時孔子尚存也

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子貢終於齊正義曰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

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

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

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

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

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

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八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

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

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

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

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匹夫驅瓦合適成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

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

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

文認公尚書章

懋評

富秦焚書坑

儒此得罪於

萬世况當時

目擊而遭其

餘燼者無不

切齒腐心也

縉紳先生發

憤于陳涉無

怪其然矣

文莊公邱濬評

按自此以下

敘文學自漢

始興

國史修撰沈自

郊評

此雖名為好

儒而實不好

儒

侍讀學士方孝

儒評

自諸數公出

而五經之傳

始維於不絕

之殘矣

館師學士張位

評

評

評

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

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間字讀作閑言其素習此也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

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豬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立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

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

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

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

傅索隱曰韓嬰也言尚書自濟南伏生張華云伏生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謝承

云秦氏李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

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

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

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評

評

評